

我的紅色，我們的紅色

廖家慧

我應該先往哪裡走呢？徐洛面對一個三岔路口猶疑著。雖然多年前她曾跟爸媽來過香港，可是印象都已很模糊。如果不是那個女人的最後一封來信，徐洛已經在尼泊爾享受大自然了。

徐洛住在加拿大。三年前開始收到那個陌生女人從香港寄來的信，她署名「阿莎」。徐洛根本沒有香港朋友，可是這個人卻知道她的名字、地址，最奇怪是連她的心情也猜得準。

阿莎經常向徐洛傾訴心事。她從不留下任何聯絡方法，徐洛也查不出她的底細。不過徐洛喜歡回信，小心地放進抽屜。徐洛很少朋友，她感到地球上只站了她一個人，尤其是她的養父母早幾年也老死了。所以徐洛很重視這個無形的朋友。

「香港的紅色的士挺好看呢……」徐洛上了的士。

的士駛進銅鑼灣，一種奇異的感覺侵蝕了徐洛的心。她凝望著窗外陌生的街景，卻感到似曾相識。她心想：沒可能幾歲看過的景象也記得吧？徐洛看到一幢黃黃黑黑的舊樓好像在向她招手似的。她下車，呆看著這幢舊樓，下意識地走了進去，更租住了一個頂層單位。

「這層樓一年沒有人租住了！呀……好像在這裡見過你……」徐洛根本沒有意思聽那個業主說話。她轉圈看著房子，一貫是熟悉的感覺：一張深紅皮梳化、一組松木櫃、一張雙人床、一盞橙黃色花形吊燈，還有一個廁所。一切都出奇的整潔。徐洛發現衣櫃旁邊有一塊全身鏡。她欣賞著鏡中的自己，感到一身紅色的T-shirt及牛仔褲很配合她的清爽短髮。她對著眼前的紅，感到它是身體的一部分，它太美了，鮮紅得如春天綻放的玫瑰，如夢如幻，給人快樂與希望。她停不了對紅的稱讚。她

從小就夢見天神從天上賜給她紅玫瑰。

徐洛疲倦地坐到床上。這裡真狹小……怎麼租下來呢？她對自己的決定有點不滿。她一向住豪宅、穿名衣，養父母是十分富有的加拿大商人，死後更留她一大筆財產，足夠她賴以為生。

她小心地從行李箱拿出阿莎寄給她的信，合共十三封。她再次翻看最後一封信的一些內容：

……我知你跟我一樣寂寞，我們應該是一對很快樂的紅色的朋友……如果我能夠見到你，才死而無憾呢……

久久沒再收信，徐洛就開始懷疑她這個唯一的朋友有自毀傾向。她本想等到大學畢業便到尼泊爾遊樂一番，可是現在卻來了香港。她就是忘不了這個跟她一樣喜歡紅色的朋友，第一次有找朋友的衝動。

這晚徐洛累極了，還沒有洗澡便昏睡過去。

我們今天到哪裡去呢？去遊樂場玩吧……還是先去吃飯好呢？徐洛夢見自己跟一個陌生男子約會，甜蜜地笑了。她已經夢到這個人好幾次，樣子愈來愈清晰，然而她仍未知道這個是甚麼人。不過，最清楚的是，徐洛不知怎麼會掛念著他。

今天徐洛到了尖沙咀幾所保齡球場。阿莎的第五封信提到，她很喜歡在尖沙咀打保齡球。可惜到過了幾所，也沒有找到阿莎。現在徐洛在最後一個目標門前，深呼吸了一下，不斷祈求能找到她。她望著這所保齡球場，一種痛苦的感覺突然刺入她的大腦。徐洛困難地踏入這個門口。

她向職員詢問，被指往2號線。

徐洛盡量慢慢地走向2號線，她覺得自己的心直在亂跳。那個身材高挑、穿黑色緊身衣的女人，

就是我一心要找的朋友嗎？如果她不是阿莎，我下一步要做甚麼？她會否騙我？徐洛的心實在平息不了。

「請問……」

「甚麼事呀？」那女子轉過頭來。她有一雙小眼，烏黑的長直髮，白臉上有一個櫻桃小嘴，說話卻不大有禮。徐洛希望找錯人。

「請問……你是阿莎嗎……？」徐洛辛苦的吐出每個字。

「我是。但我們認識的嗎？」「我是徐洛。」「徐洛？我可未聽過這個名字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認錯人了……」徐洛轉身就想大笑，她覺得如果這次來是為了這樣的人，必定要當場發瘋。

徐洛正要步出大門，便有隻手拍她膊頭。「阿莎！你去哪裡了？」

徐洛聽到這話，彷彿被雷電擊中，立即轉頭看看。

「噢，對不起，我認錯人。」一個女職員面紅的說。

「你認識阿莎？」徐洛驚喜的問。

「是的，她是我們的常客。我見到你一身紅衣紅裙的背影，便以為是她。你們的樣子也像，但你很外國化呢！而且大眼下多了一點小痣。你是她的朋友嗎？」職員說個不停。

「我……我是她的親友，來找她的。」徐洛心慌得身子顫動。

「那就好了！她很久沒來，也沒有付錢，我們快要清理掉她儲物櫃的東西了。你代為交還好嗎？」

「好的……我這幾天也會見她的了。」徐洛硬生生地說。

她跟隨職員穿過長走廊，進入女更衣室。看著職員打開儲物櫃，徐洛十分緊張，不停想阿莎留下了甚麼。

職員拿出一雙紅鞋和一本記事簿，遞給徐洛。徐洛有點失望，但還是好好的袋著走。

徐洛走出門口不久，忽然看到一張很熟悉的臉孔。她呆想了幾秒，是他！是夢中情人！等她抬頭張望，那個人已淹沒在人群中了。徐洛累得要死，心想還是回家休息。

她回到舊樓門前，仰望自己租住那層，赫然發現窗子對上的海報，就是她惡夢中出現的鬼面！她萬分驚訝，然而累壞了的她卻選擇先拖身子回去。徐洛兩年前開始發同一惡夢。她夢見一張鬼面不斷嘲笑她，直至她服毒自殺。她只覺得自己精神緊張，是一件可以不理的小事罷了。

阿莎的記事簿只記下了那所保齡球場的地址，以及一幅手繪地圖，顯示屯門一間便利店及其旁邊大排檔的方位。她找了幾天都找錯地方，開始埋怨阿莎畫圖差勁，心想找到她時要大罵一番。

這日徐洛摸到了正確位置，輕快地跳入便利店，以為即將要找到阿莎。但是比找到阿莎更震撼的，她竟然見到夢中戀人！她沒思沒想地站在門口，眼也不眨地望著這個有著大眼睛、孩子臉的夢中戀人，害怕再次失去他的蹤影。不知怎麼這個人竟然也在呆看 她？四目相投，徐洛的心跳到離開了軀體。她享受的浸浴在這一時刻漫長中，願意用任何東西交換這個短暫的永恆。

「小姐……歡迎光臨……有甚麼可以幫到你呢？」便利店收銀員問道，他就是徐洛的夢中戀人。

「我要……不，我想請問你認不認識阿莎？」徐洛望著眼前這個男孩子，有一種奇怪的感覺，如認識，又似陌生。

「阿莎……？認識，她之前在這裡做兼職。」「真的？那你知不知道她住在那兒？或者如何找她？」

「她突然不工作時已找過了，找不到，連工錢也沒有來拿。你是……」

「說來話長呢……」徐洛一陣無耐不知從何而來。

幾秒死寂後，男孩問：「我正要下班了，如果

你未吃飯，一起在外面吃，談談阿莎的事好嗎？」
「好呀！」徐洛得了大獎似的傻笑，不禁覺得自己醜怪，更開始相信自己有預知能力：這人快要成為她的情人了。

他們就在便利店對開的大排檔吃飯，徐洛對那些加拿大少見的餸菜十分好奇。

「還未告訴你，我是徐洛，在加國長大，才第二次來港呢。」

「我叫阿朗，家就在附近的屋村。怎麼你的廣東話如此了得？」阿朗的大男孩笑容吸引著徐洛，差點要把她殺死了。「身為中國人，必須學習！」他們開始一邊吃一邊談阿莎的事。徐洛希望更了解阿莎，又或是阿朗，她也搞不清楚。徐洛知道了阿莎有經常離家出走的習慣，而最令她震驚的，是發現阿莎曾經租住她現在租住的那個單位。她以為世事真的這麼巧。

「我幫助你找阿莎好嗎？我也擔心她呢。」阿朗把臉湊近徐洛，關切的說。「當然好，我就只有她這個朋友。」徐洛的心一陣刺痛。「那你給我所有的線索吧，徐洛。」

徐洛一踏入家門，就彷彿看見阿莎當日回來，溫暖、親切。她已經把阿莎當成生活的一部份，而這也是她與阿朗之間的一條橋樑。

這晚徐洛又夢見阿朗，甜美的入睡。不過還未滿足，她就夢見美麗的紅玫瑰從天而降，天神又要賜予她幸福及希望？可是打在身上的，卻閃電般變成鮮紅的腥血！半夢半醒的她被冷汗濕身，坐起來發呆，抗拒入睡。

徐洛經過文化中心，拿了一本介紹「香港同志影展」的資料冊，並趕緊去購票希望湊湊香港人的熱鬧。雖然她先斬後奏地替阿朗買了票，可是他卻要值班。徐洛唯一一個人帶兩張票前往影展，無耐地獨佔兩個坐位。沒有阿朗在身邊，她竟開始不知要將自己的視線、雙手，甚至腦袋放在哪裡。徐洛看戲看得入神，不知道一個女子已坐到她旁邊

的空位。

「你終於出現了，掛念我吧？」那女子顯得高傲而神秘。

「甚麼？」徐洛嘗試在黑暗中看她的臉，有點不自在地輕聲問。

「不要裝模作樣了，我知你很愛我的。我撇掉了之前的女友，你再要跟我一起也可以的。」那女人把手放到徐洛的大腿上，徐洛立即撥開。

「你認錯人了……我、我不是你的同志。」徐洛尷尬的說。

「你還在生我的氣嗎？錢我還用剩一些，可以還給你。你不會跟回那個小子吧？」

徐洛開始不耐煩。「請你離開我朋友的座位。」

那個女子低頭寫字，然後一手把字條塞入徐洛手中，施施然離去。

徐洛沒氣的塞進袋裡，繼續欣賞影片。

她回家後想起那張字條，便從手袋中找出來。找了半天才找到了，一手便掉入廢紙箱。想了想，徐洛還是好奇的拾起來看。一看，她差點昏了過去。

阿莎：

你穿著一身紅衣，依舊迷人。

想起我的，請call我。

妳愛的阿Jo

徐洛眼看一條線索被自己揮走了，十分不忿。她對被誤會為阿莎也不介意，反而走到鏡前，用自己來想像出這個朋友的模樣。但她腦中突然閃出一個想法，把自己嚇壞了——她恐怕阿莎喜歡了自己，更要從新評估這個同性戀朋友。不過，她倒肯定自己要成為阿朗的女朋友。現在，阿朗比阿莎重要太多了。

徐洛一次又一次看錶，阿朗約定她八時在大排檔吃晚飯。他們吃飯上街都好幾次了，徐洛認為阿

朗還未看上自己，可是也對自己很不錯。今天她把自己打扮得玫瑰一樣艷麗，希望他會歡喜。

徐洛感到的土像蟻爬般慢，她要快點讓阿朗看見自己。突然下起大雨，徐洛盤算著如何保持一身的裝扮。可是她看著車外大粒大粒的雨點，卻見灰濛濛的天漸漸變成粉紅色，打到車窗上的也是鮮紅的玫瑰，她仍然快樂極了。她正要跟夢中情人見面，而大雨更可能驅使阿朗送可憐的她回家呢。

徐洛濕著身子走進便利店等阿朗下班。阿朗見她濕得厲害，生怕她著涼，立即給她毛巾抹乾。「還是不要去吃飯了，先到我家更衣，好嗎？我擔心你會著涼呢。」阿朗關心地說。

「方便嗎……？」徐洛難掩心裡的興奮。

「我是個獨居老人呀！」他們說笑著，在同一把傘下回阿朗的家去。

阿朗的家十分整齊，給徐洛很舒服的感覺。還有一種熟悉的氣氛，她不知自己何時經歷過。

阿朗帶徐洛到睡房：「自行在這衣櫃挑些穿的，我在廳裡等你好了。」

徐洛找到幾件紅衣、紅短褲，便挑兩件穿好出去。坐在梳化的阿朗呆望著更換好的徐洛，眼神中流露出一點愛。徐洛靜下一會，情不自禁的投進他的懷內，更輕吻了他的臉。徐洛發誓，她從不敢，或沒有機會這麼大膽。阿朗突然反過來緊緊擁抱徐洛，怕她離開自己似的，好久不放，深呼吸著她身上的玫瑰香薰，細賞著她嫣紅的臉和桃紅的嘴。他一下吻到徐洛的嘴上，狂吻到她的舌根下，撫摸著她身體的每一部分，恨不得把整個她吻入肚裡。徐洛合上雙眼，緊張地迎接阿朗的下一步。她卻又睜開雙眼看看阿朗，因為他的動作慢下來、輕下來。阿朗找來一張毯子，替徐洛蓋好。「不要著涼了。」他微微一笑。

徐洛失望的低下頭，「你不愛我嗎……？」阿朗亦低頭靜下。

她發現這個問題也許太沉重，便不再追問。她靜靜地看著阿朗，他好像海市蜃樓，如幻如真，伸手也捉摸不著，不屬於自己似的。

徐洛要打開話題，便告訴他關於阿Jo的事。「是嗎？你有方法聯絡她嗎？真的是阿莎的女友？」阿朗回服孩子臉，關切地問著。徐洛不能給他甚麼答案，讓這個孩子扁了嘴。

她發現阿朗戴著一隻十字架耳環，撫摸了他的耳朵一下。「你一直戴著這隻耳環不脫的嗎？」

「它是以前一個女朋友所送的。我對自己說過，要找到一個更愛的人，才能脫下……」阿朗突然成熟了，徐洛以為自己在跟別的人說話。她不願再談這些對兩人都沉重的事，又轉個話題。

「明天上早班前，可以陪我在大排檔吃早餐嗎？」阿朗笑著點頭，徐洛自行回家休息。

這晚徐洛夢到自己跟那個阿Jo把臂同遊，儼然真的相愛。還來不及驚醒，徐洛又被送到另一個夢境：路牌後的鬼臉的嘲笑，接著她又服毒自殺。

徐洛醒來不去理會，卻發現自己要遲到了。她試穿阿莎留下的紅鞋，竟然非常合適。她覺得阿朗會喜歡，她照著鏡子，穿不同衣服，要襯好鞋子。這一刻，徐洛竟然以為自己是阿莎。

零晨六時半。到了大排檔，徐洛只見大堆人群。她正想擁進去看個究竟，突然被一隻手扯著走。「快！快！」一個穿便利店制服的女子拖她入人群中，「他想見你，阿莎！」

「阿朗！」徐洛來不及澄清，就見阿朗滿身鮮血地躺在地上。她惶恐地驚叫，不知應替他止血、人工呼吸還是用雙手抱緊他。「阿莎……」她卻聽到阿朗沒氣的說。鮮紅的血河刺痛徐洛的雙眼，這時她只感到紅的苦澀與腥。

「我看著一班人走到他身邊，突然拔出刀來劈他！說甚麼欠債還命！我已報警了。」女店員說。徐洛的心彷彿裂開的痛，她無法想像阿朗原來喜歡阿莎。

阿朗被送進醫院，過了兩夜情況才穩定下來，可是卻昏迷不醒，好轉遙遙無期。徐洛看著以為將要是自己情人的人，無聲地痛哭。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愚昧。

「你是喜歡我，還是喜歡阿莎呢……？你不會當我是代替品吧？或只是借我查出阿莎的下落？」徐洛傷心地盤問阿朗。這時，她的電話突然響起來。

「徐洛小姐？你是呂伊莎的親友嗎？」徐洛收到一個噩耗，掛了線就花容失色地趕往深圳。

她來到郊區一間荒廢了的木屋，現場已被封鎖，大批公安及幾個香港警員正在調查。徐洛向警員查問下，始知道自己要找的人，已經在這裡了；而一個埋在地底多年的真相，亦衝著她而來到。一名香港警員遞給徐洛一封信：「看來這封遺書是給你的。你可以先看一下，不然要交給公安的了。」她細心地閱讀信中的內容。

親愛的徐洛：

估不到我還會給你第十四封信，看來這也是最後一封了。

告訴你一件事，但請不要生氣：我得知有關你的消息及過去，因為我一直聘請私家偵探調查你，而且我亦能夢到你的生活片段。現在才告訴你，對不起，其實我是你的孖生姊。

十二年前我們只有十二歲。我和媽當時很窮，爸爸又早已病逝，飯錢亦成問題。一晚她突然要出門吃飯，我照她意乖乖在家；第二天如是，我卻忍不住偷偷跟著她，直至第五天，都沒有被她發現。你可記得當時來過香港？而且連續數晚也在同一間酒店餐廳吃飯？

這四晚我跟著她到了酒店餐廳。在開揚的佈置下，我在餐廳入口看見她一人用膳，朝她的視線望向對面餐桌，是一對外籍老夫婦，還有個跟我一模一樣的女孩！四晚以來，我留意到媽的視線沒有離開過這三個人，使我對這個跟我一樣的女孩更加好奇。這段記憶我一直埋在心裡。

在此之前我已經常夢見一個跟我一樣的女孩，還以為是我自己；但經過這幾晚，我知道這是餐廳那個女孩，而且她在夢中跟我一起成長，只是她愈

來愈西化罷了。這個就是你。我相信你也能夢見我的一些，我們的確心靈相通呀。

懂事後我就想查出真相了。我翻看媽的抽屜，發現一張餐廳夫婦及女孩的舊照，後面寫著「Charlotte，徐洛」；還找到一張同名的女嬰出世紙，出生日期跟我一樣。我工作賺了錢便給私家偵探這些線索，請他查明這個和我長得一樣的女孩。除了查知你的日常生活外，也得知你是我的孖生妹，至於為何家人分隔兩地卻查不明白。

媽說爸早在我兩歲時已病逝，所以我對他全無印象；我和媽的關係也惡劣，互不理解，因此地球上只剩下我過活。不料多出一個遙遠的妹妹，卻活得最近我的心。

如果可以的話，我真想回到結識他的保齡球場，也把你從寂寞的深淵帶回來，一切重新開始。願來世是一對共聚的姊妹。

祝 遠離寂寞！

姊

阿莎

徐洛的淚珠在眼線上徘徊著，嘴角有點抽搐。她不明白自己是否被騙，不想知那個「他」是誰。呂伊莎還留下另一封遺書，上面寫了她自殺的原因：她原本與一個叫許天朗的男子相戀，卻在一間酒吧遇上一個叫阿Jo的女同性戀者，並對她展開追求。她三心兩意的同時，向男友撒謊自己需要五十萬元，借後用以替阿Jo還賭債，不料男友亦從貸款機構借來，使他也陷入錢債糾紛。呂伊莎這時發現，阿Jo已另結新歡，更無心還債，因此她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後悔，對不起男友，也想不通情感去向。

警員上前把這事告知徐洛。徐洛屏住呼吸，深怕一旦放鬆，眼淚就要奔往汗濕的臉上。她腦海不斷閃過阿朗及阿莎的身影，仍然疑慮自己是否被騙，或者自己還是不是徐洛？阿朗有沒有愛過自己？還是只愛阿莎？她眼前一層模糊……

徐洛逐步走近木屋，抬頭竟看見門口對出的路牌背面，就是那張在夢中嘲笑自己，不，是嘲笑阿莎的鬼面！轉頭一見陰暗的門內，就是已服毒自殺的阿莎！徐洛突然發現，她一直夢到的都不屬於自己，而阿朗也屬於阿莎，甚至親生母親亦只屬於阿莎！她的淚水滔滔墮地，她憎恨不屬於自己的人生，她討厭寂寞及虛假的世界。她望著屋內的阿莎，寧願躺臥著的是自己。

「徐……徐洛！」一把女人聲音苦叫。徐洛朦朧朧的看見一個婦人叫喊自己，她估計這就是她的生母，應該是呂伊莎的母親。

徐洛不想跟這女人交談，卻開門見山地問：「怎麼把我棄掉？」那女人支吾了幾聲，哭得沙啞的聲音答道：「我們原本很快樂……在你們快出世時，你爸遇上交通意外死了！你以為我很想掉下你？沒有了經濟支柱，又無親無故，我沒能力撫養兩個孩子！在溫哥華社區聚會認識了富有的外籍老

夫婦，願意買下你，錢就可用來好好歛葬你爸，並買機票返港，支持數年的生活……」

徐洛一聲不響的就走向公安局落口供，也一聲不響地離開香港，到了尼泊爾生活。

三年後自己的生日，一身黝黑的徐洛來到香港一個墳場。她走到阿莎的墳前，一起慶祝彼此的二十八歲生日。一束紅玫瑰早已被別人放下，旁邊有個紅色小禮盒。徐洛好奇地打開盒子，竟然是一隻十字架耳環！她還記得，她還記得一些甚麼……不知道他為誰，放下了？

徐洛望著照片中的阿莎，她彷彿在向自己微笑，慶賀自己得到一份生日禮物——紅色的將來，是喜悅的紅。

兜
2001

